

对于故乡的大院子,这些年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便能十分清晰地心里看见。大院子都是依山而建——其实,这里所说的“山”是不能算作山的,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高度不足百米的小土包而已,故乡人称这种小土包为“梁子”。

车家楼 纪事

大院子

◎张永才



老屋枫情。 苗青 摄

在故乡,总是每道梁子脚下必有一个村庄,但远远望去,你又看不见任何一座院落,甚至一块故乡那再常见不过的深灰色瓦片。村庄周围都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翠竹,一年四季枝繁叶茂,把村庄掩映得密密实实。唯有从翠竹林中冉冉升起的缕缕炊烟,让人感觉出一种无比的宁静和温馨——这时,只是一条被踩得光亮的土路,弯弯曲曲地就把你带进了竹林深处……于是,你回家了。当然,于村庄来讲,水是必不可少的。每个村子葱郁茂密的竹林外都有一个大大的池塘,池塘里种有莲藕,一到夏天,荷叶们密密地张开无数的、绿得活跃的“小伞”。透过“小伞”间的缝隙,池塘的水清澈见底,长长的游丝草和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缓缓地在水底延展开去,偶尔还能看见一两条小鱼。夕阳西照,三、五个妇女没有邀约地就来到池塘边洗衣服,其中一个刚嫁进村子不久,她们先是在轻声地嘀咕着什么,而后就盯着刚嫁进村子的小媳妇怪怪地放声大笑,小媳妇白皙的脸一下子就红透了,举起拳头便向其中一个妇女轻轻地打去,结果却是一阵更加热烈的奇怪的笑声。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打鱼雀以极快的速度扇动着翅膀悬停在水面上空,与一朵尚未完全开放的荷花相映成趣。突然,打鱼雀猛地向水面插去,起来时,长长的嘴壳上便夹一条寸长的小鱼。打鱼雀并不理会妇女们的笑声有多么热烈,叼着小鱼就向村子后面的梁子飞去了。

我的老家便在这样的一个村庄里。村庄里的房屋,都是清一色就地取材的土墙青瓦,没有人刻意规划,几十上百户人家就这样随意地集中在一起,家连家、户连户,家家户户的土墙青瓦房便连成了一个村庄,连成了一座巨大的合院。因此,乡人并不把村庄叫作村庄,而是叫作“院子”,什么“张家大院子”、“李家小院子”等等。如果你是不认识路的外地人,只要说明找张家大院子或李家小院子的某某某,乡人便能清楚地为你指明方向。院子的中央必然有一个大大的平坦,这是集体的晒场;家家户户的阶沿两两相连,自然形成四通八达的廊道,从一家到另一家,几弯几拐或由一条石板铺地的巷子就把你带到了。在这样的大院子里生活,谁家有个大凡小事,无需吆喝,人们便围拢来帮忙了;隔壁的小两口闹矛盾了,这边就能听见,一会儿便能听出个道道来,这边的主妇就隔着墙大声地劝道,“二娃子不要闹了,对老婆

你要让到点……”于是那边便不闹了,只有柔柔的窃窃私语,不久便听见“嘻嘻”的笑声,这边的主妇也就摇着头自言自语,“这个两口子……”当然,大院子里也时常会有吵架的事情发生,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东家的母鸡跑到西家的鸡窝里下了一只蛋、王家的小孩同李家的娃儿耍红了脸……等等,两家就吵。但这时一般不会有人去劝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为小事,是吵不成气候的。吵得累了,双方都会“哐”地一声关上自家的门,可第二天开门互相遇见,自然又是两张笑脸——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呢。

这种土墙青瓦房连成的大院子,恐怕这一辈子在我心里也无法抹去了。我出生在这样的院子里,大院子给了我太多的记忆。院子的东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到底在那里生长了多少年头,谁也没能说清楚过。爷爷说他小时候看见那棵树就长在那里,并且当时就已经很高大了,要两个大人牵手才能合抱。人们把这棵树叫作“摇钱树”,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人从树上摇下过钱来,倒是后来,乡长背着手围着树转了几圈后,便派人来把它砍倒并拉走了。这也许倒真的为乡长或者乡政府带去了一笔不小的钱财。摇钱树下有一个大大的石碾子,家家户户日常食用的稻米,都是牵上生产队的黄牛在这里拉转巨大的石轮碾压而成。每当这时,我们小孩子,便在碾子旁边的竹林里玩“藏猫猫”的游戏,老竹叶掉下来在林子里铺上厚厚的一层,软软的,不小心跌倒了也不会伤着哪里,偶尔还可以在竹叶中捡到一颗鸡蛋或剑鸭蛋,这便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了。

院子的西边靠近池塘的地方有一棵更大的树,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红豆生南国”的那种树子,反正每到秋天,树上就会掉下黄豆大小的鲜红鲜红的“豆子”,所以村人都叫这棵树为“红豆树”。树尖直插云霄,枝桠向周围伸展,犹如一把巨大的伞,仿佛要把大大的池塘遮去一半。夏天再热,只要走到那棵树下,便有一阵凉风吹来,因此,这里一直就是村人夏夜乘凉的好去处。树上常年住着一对喜鹊。在老家,喜鹊被叫作“丫雀雀”,是一种吉祥的鸟。人们说,只要丫雀雀清早绕着院子欢叫,院子里就一定会喜事发生。这棵树仍然是被乡长背着手围着转了几圈后叫人砍倒拉走了的。树被砍以后,喜鹊失去了“家园”,在大院子上空整整哀鸣了

三天三夜便不知了去向。这一年家乡大旱,种下的玉米几乎颗粒无收。

这些年家乡是在发生着变化了,人们都抛却了大院子,把两层高的砖墙小洋楼修到了大院子竹林外最显眼的地方。我的哥哥们也不例外,同样把新房修到了大院子的外面,三哥还利用自家房前的小坝子开起了一个露天的茶馆——说是茶馆,其实只不过是方供无所事事的人集中起来打牌的场地。据说“茶馆”的生意还不错,尤其是春节期间,吸引了不少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口袋略显鼓胀的小伙、姑娘们,生意就显得更加“火爆”了,有时村支书也会来这里扯两把“长叶子”。自然,有的小伙、姑娘就会把一年辛苦挣来的打工钱在这里捣鼓得所剩无几了,但他们并不感到可惜,反而随意地甩出一句,“又出去挣就是了”。

在庸常的忙碌中,即使是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些事物也会慢慢地淡去,包括已经刻在了内心深处的土墙青瓦房连成的大院子!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又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春节回老家过年,闲着没事,便走出三哥家的新房子,不知不觉就走进了大院子外已经不是很茂密的竹林深处。我是从心底里想去看一看曾经生我养我的大院子了。然而,走进大院子,看见的却是一片颓垣败瓦,我搜遍大院子的角角落落,也不见记忆中的那种宁静和温馨。这里只住着极少的三、两户人家了,原来连成一个大合院的土墙青瓦房,早已破败不堪,不少地方已经垮塌,把一个大大的院落分解得支离破碎。我心中有些隐隐作痛,怅然若失地向大院子外面走去……

回到三哥家时,三哥家屋外的小坝子已经聚集了很多。有的在打麻将、有的在“斗地主”,年长一点的则围在一桌慢悠悠地扯着“长叶子”,村支书也在其中。他一边扯着“长叶子”,一边就用“领导”的口吻说,“小伙子、姑娘们,好好到外面去挣钱,乡上开会说我们村新房子修得多,准备把我们村作为全乡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支书只是一个劲地说,并不去理会小伙、姑娘们到底听他说话没有。

这时,我放眼望去,乡间确实新修了不少的砖墙洋房,全都在大院子的外面,红色的墙、白色的墙、灰色的墙,单家独户地分散在原来本是很好的耕地上面,房前屋后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根竹子,看上去非常显眼。

泸定的玉米馍馍

◎蔡虹

1935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红四团第2连连长率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踩着铁链夺下桥头,并与东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消灭在大渡河边的美梦。泸定桥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飞夺泸定桥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飞夺泸定桥的红军精神成为新中国前进的号角,泸定便成了中国革命历史名城。

岁月如歌,如今的泸定桥,白日游客熙熙攘攘,惊涛骇浪的大渡河上凌空飞架的铁链吊桥让他们惊奇感叹。昔日川藏线的咽喉要道泸定桥,如今已成为中外游客驴友观光318国道必须打卡的网红桥,始于汉初建县的泸定县也成为中外游客驴友进入康藏高原观光旅游的第一县。入夜,泸定桥畔的广场灯火辉煌,笙歌缭绕,观光的游客和各民族居民们一起踮跣起舞。泸定桥景区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中国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之一。

站在泸定桥头,劲风从桥面拂过,大渡河水在桥板下咆哮奔腾。眼前长103.67米,宽3米,由13根铁链和桥板凌空组成的索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凝聚了清朝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的天桥。桥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九月,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投入使用。

315年前,清朝康熙时期,藏汉两地物资交流到了大渡河畔的泸定,全靠渡船或溜索转渡,大渡河两岸货物堆集如山,一些鲜活食品(如山珍海味、肉类等)因无法过河而腐烂,军队频繁调动也在这里形成梗阻。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九月,康熙皇帝为了国家统一和解决川内各地通往涉藏地区道路的梗阻,下令在泸定的大渡河上修建了第一座桥梁。现索桥铁环上还铸有生产工匠所在的铁匠铺和工匠的标记。在索桥之东立有《御制泸定桥碑记》,记载了修桥的原因、桥的规模和维修办法等。桥西端观音阁下尚存有康熙御笔题写的“泸定桥”石碑。泸定桥是一座连接藏汉友谊的桥,是一座通向祖国统一的桥。

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毛主席写下了“大渡河桥横铁索寒”“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壮丽诗篇。泸定桥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桥,是振兴中华民族开创新时代的桥。

红军长征胜利86年,岁月悠悠如白驹过隙,泸定县早已旧貌换新颜。当年的一座桥,现在成了泸定桥旅游区。

泸定桥、泸定桥革命文物博物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及其公园三部分组成。桥畔当年偏僻的泸定县,现在是高楼林立绿树成荫人口稠密的高山峡谷中的明珠县。县城依山势而起,形成三条街,第一条街在大渡河畔成为旅游网红打卡地。第二条街建有县委县政府等等大楼,沿街商业铺面大型超市生意兴隆,是泸定县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带。第三条街在后山上,俗称后街,一条街的作坊都在生产售卖泸定玉米馍馍,形成泸定玉米馍馍街。

泸定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区,高山终年白雪皑皑,河谷地却又四季分明,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带来干旱和温差大的国内稀有的地理自然气候,让泸定县出产的玉米分外甜糯。

当地老百姓用自然发酵的方法,发酵玉米面。再架上柴火火锅。铁锅下熬水,锅边炕馍。馍被下蒸上烤,烘就成为,玉米馍又酥又泡还有香香的锅巴。没人能说出玉米馍成于何年何代,只知道玉米馍曾是泸定人家的主食,曾是进藏马帮驮脚娃的干粮,曾是86年前红军口中的军粮,也曾是建设新泸定的建设者们的口粮。

如今交通发达,物资丰富,大米和白面普及,人们进入了不缺吃不缺穿的丰盛年代,又酥又泡还有香香的锅巴的玉米馍,像大熊猫一样,成为康巴人的最爱。

物质条件太好了缺的就是个念想!康巴人忘不了康巴的山山水水,忘不了在甘孜州艰苦奋斗的难忘岁月,忘不了自己的青春和当年的诗和远方,玉米馍馍承载了他们重重叠叠的情思!从康巴高原上下来的高原人,路过泸定,总忘不了去买几个玉米馍馍带回成都。当年的老玉米馍馍,又因健康有机成为崇尚健康有机食品的都市人的新宠,来泸定旅游的游客观光完,总要买点土特产回去。泸定的山货菌子、木耳、花椒、牛肉干,各种水果及冬虫夏草让人眼花缭乱,分外甜糯,又酥又泡还有香香的锅巴的玉米馍也成为都市游客猎奇的首选。泸定的玉米馍馍哟,让人怎么不想你。

我那在康巴高原医院工作了一辈子的91岁的王德华阿婆,我那在康巴高原农业银行工作了一辈子的86岁高玉琴阿妈,只要听说孩子们要去甘孜,总忘不了叮嘱一句,要买玉米馍馍回来哟。王德华阿婆还将玉米馍馍作为馈赠佳品,送给她的表姐妹的亲妹妹和甘孜州医院的昔日同事们。

泸定的玉米馍馍哟,古往今来,承载了人们多少的念想哟!